

夢有所謂的含意存在嗎。
每天醒來，水楊總是這麼想。

他經常作夢，夢的內容循環往復，幾乎成為了習慣。

他沒有告訴任何人，只因它們就像那些陳舊黑暗的故事，太過無稽。
如果沒有人來揭穿，這或許會是他一生的秘密。

※

唧——唧——
唧—————

夏日浮動的熱流、噪響蟬鳴、午後天空晴朗無雲。
一隻虎斑貓躲在庭院樹蔭下打呵欠，百般聊賴地拍著尾巴。

難得沒接獲任務的日子卻也熱得讓人哪都不想去，厄除宿舍一角，青年們只著背心和單褲，一個個懶散的躺在塌塌米上犯睏。被脫下來隨手扔到遠處的深色制服皺成一團，在拉窗下縱橫交錯的光斑裡無聲抗議。

青年們嘴裡喃喃抱怨著無聊的小事、間或討論晚餐的菜色，忽然有人對八卦起了興致，發現新大陸似的爬起身來摩拳擦掌。

「欸，水楊跟克里特不會是失散多年的兄弟吧？看看他們，剛認識那陣子彆扭鬧得可兇，現在倒好——喂！你想對我帥氣的小屁股做什麼？！！」大膽起頭的上等兵話才說一半，就被端著涼茶路過的克里特踹了一腳，他摀著不怎麼痛的臀部，誇張喊叫。

「你倒是說說看，我跟那個草堆頭哪裡像。」克里特說著，同時跨過了橫躺在通鋪中央故作挺屍的同僚。

水楊和克里特和好了。

說是和好，但直到現在也沒人搞懂水楊一見到克里特就劍拔弩張的原因，明明在換宿之前跟其他人都處得不錯。

害羞怕生？不像。
三觀不合？那也要交流過才知道。

「可是啊水楊，」當時介紹兩人見面的青年接過話頭。秉持天下一皮無難事的精神，他從通鋪正中央滾動身軀，把自己挪到水楊待著的房間角落，用手肘戳了戳把自己貼在牆角散熱的室友。「大家現在都混得很熟了嘛，你要不要解釋一下那時候為什麼欺負人啊？吃錯藥也跟兄弟們說一聲，咱們幫你換帖新藥？」

「吼不要貼過來，很熱！」水楊有些崩潰的從枕頭堆中抬頭。「什麼欺負，我沒跟你們說過嗎，就只是那傢伙跟我認識的一個討厭鬼長很像而已啦！」

「哇，你跟討厭鬼有多大仇，那個人欠你錢嗎？」青年們紛紛打趣地笑了，水楊只是揮手將其他人隔開，一邊站起來朝默默移動到走廊喝茶的克里特豎起拇指。

「放心吧克里特，我會努力把跟你跟討厭鬼分清楚，以免不小心把你揍回老家的，這樣夠不夠義氣！」

「謝謝你喔。」克里特雖然這麼說，卻還是滿腹牢騷的模樣。「要不是洛德伍長，我才……」

「又來了，你真的很崇拜他耶～我還一面也沒見過，就快把他的名字背起來了。」

他們差點拌起嘴，此時一道突兀而熟悉的聲音響起。

——咕嚕嚕嚕嚕。

所有人紛紛轉頭，試圖找出因基本生理需求所發出的噪音來源。現在時候還早呢。只見其中一位室友難為情搔頭，害臊地笑。

「哎呀、我餓。」

※

用餐時間的食堂總是擠滿人潮，穿著制服或便服的厄除來來去去，大多數人都在期待著晚飯後的甜點，以解放炎炎夏日食慾不振的肚皮。

水楊隨意撿了個角落入座，用筷子尖端戳動碗內的米粒。老實說他並不覺得餓，方才室友們在櫃台桌面扔下飯票、領了餐，風風火火找了好位子坐下聊起更多茶飯事的時候，他還在慢吞吞地想能不能用兩張卷子換四份點心就好。

其實，現實中才沒有什麼討厭鬼呢。

水楊稍感良心不安地想。他所敘說的理由不完全是謊話，但基本屬於臨場胡謔。他們私下也曾關心過的，為什麼生氣、為什麼完全容不下初次見面的同僚，他只是噘著嘴，支支吾吾表示沒什麼，然後懊惱反省，會做出這種過分舉動的人，全天下大概只有自己。

好好道個歉吧。不對，他道歉過了，就在他們第一次共同出任務的時候，只是真正的理由無論如何都說不出口。或許連自己都覺得如此的認識過程太丟人，所以，下午室友們誇大其詞討論的時候，水楊反而覺得鬆了口氣。

勉強嗑掉一半晚餐，依依不捨將甜點吃了個精光後，他溜到食堂外的庭園散步。

機關領地挺大，還要走上一段路才會回到宿舍。在白天被炙烤了整整一日的草皮散發出帶著些許溫度的乾燥氣味，蟲子們興許曬乏了，鳴叫聲不是那麼集中，也不那麼有活力。水楊緩慢拖著腳步，沿著隔開小徑並包圍住小池塘的籬笆繞圈子，努力將記憶的觸角延伸至童年。

他不太記得自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頻繁作夢。夢裡，有個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的男孩，年紀比現在的他還要大一些，約莫二十來歲，做著斬殺魑魅魍魎的工作，笑起來的樣子充滿活力，水楊想那或許就是未來的自己。

起初，夢境清亮，然而一天天過去，夢境逐漸變得懾人。
他眼睜睜看著『他』像瘋了一樣，時而放空發愣、時而痛苦咆哮，目光猙獰。

當年還是稚子的水楊一作惡夢就害怕，一害怕就尿床，他倒是沒把床單藏著，光明磊落地站在門口大哭，旁人關心詢問發生什麼事，卻支支吾吾無法描述。母親雖無奈，卻也未說些責備的話，她輕撫水楊的頭，說著別怕、別怕，你那麼勇敢，可怕的東西請獏獸大人吃掉就沒事了。

於是等年紀再大一些，他擦掉眼淚，在小枕上用歪歪斜斜的線條，畫下了小獏，自覺畫得不錯，還特地向母親炫耀了一番。自那時以來，不論多駭人的夢境，只要抱緊獏枕就能感到些許安心。

在哪跌倒就從哪爬起，水楊懷著對『他』斬除怪異時帥氣身姿的憧憬，一邊克服了恐懼，終於在三年前加入了厄除組織的十紋機關。

「你怎麼老是繞著池塘轉。」
克里特的聲音忽然從背後傳來，「大家都回去了。」

這傢伙總是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從背後跟人搭話嗎。水楊有些糾結地搔了搔頭。
「知道啦！老媽。那你明天也要叫我起床嗎？」

「...老樣子打幾個巴掌就能叫醒你的話，可以啊。」

※

滴答、
滴、答、

滴答。

啊、又來了。

水楊心想，邊傾聽著熟悉的液體滴淌聲。

他下意識舔了舔因缺水而乾燥的唇，今夜依舊入夢。

在這逕自構築著跟現世相似而又完全不同的世界裡，夢中經歷恍如現實——但終究只是夢吧，加入十紋的他並未變得如夢中般癡狂——至少水楊曾如此相信。

周身瀰漫著霧氣，四下朦朧，腳底虛浮像踩進泥濘，這每日重複窺見的場景應當十分熟悉，卻又顯得無比陌生。他向前跨出幾步，原以為沒有邊際的地平線卻倏忽明亮，腳底的土地延伸、群花盛放，尾翅泛著鱗光的蝶自頭頂掠過，揭開此岸帷幕，展示出已呈現無數次的撩亂走馬燈。

盤根錯節的樹、

鋪滿山頭的鈍葉草地、

和煦的風，

一本寫了密密麻麻文字的日記。

能聽見不遠處傳來的歡笑聲，有幾個人迎面走來與他擦身而過。

他們身影模糊，但他覺得有些人看來熟悉得像早已認識，好比那一對經常吵架卻充滿活力的兄妹、那一組拉著手低頭竊竊私語的愛侶，也有人形單影隻站在草叢間，空白的臉上看不出情緒。

他還認得另外兩個人。

一個沒有血緣關係，但是就跟親哥哥一樣喜歡照顧人的兄弟，如冬日暖陽；一個身影飄忽像冬雪，在陽光下晃著永遠白淨的衣袖對夢裡的自己說再見，他也笑著朝那個人揮手，直到雜訊閃過眼前，視野中閃爍著慘灰紅藍的亮點。

恍惚中，他看到自己用力掐著冬雪的頸項，雪花中倒映著染血的太陽。

烈日刺目，霧氣從眼底泛起，腦中一片轟鳴。

於是他痛苦地閉上眼。

再後來是一片黑暗。

眼睜開闔，入目的世界被寂靜沉默所主宰，空曠、空蕩。

五感變得遲鈍而麻木，他卻並不害怕，彷彿這才是他出生以來就該待著的地方，他的歸宿。

低下頭，映入視線的，是一雙沾滿鮮血的手。乾涸的血漬結成塊，用手指輕輕摩擦就碎了，摸起來很是粗糙。細小粉塵落下的同時，胸中彷彿也產生了缺口。他細細品嘗著缺口中的空氣粒子，如同吞吐蛇信，嚐得的味道又鹹又苦，是怨憤、寂寞，以及龐大的空虛和愧疚。

潮濕黏滑的空氣伴隨腐朽惡臭與鏽味猛然竄入鼻腔，分不出方位的遙遠彼端傳來魑魅魍魎的呻吟尖叫，聲音淒厲拂過耳邊。他開始自暴自棄地期待，期待著非人之物的蒞臨、纏鬥，以及每一次生死交錯。這裡是哪裡？是破敗的廢墟、困住亡者異形的場所、被遺棄的孤嶼，或是罪孽深重之人以一生淨化妖物作為將功贖罪之地？

還沒來得及思考得出答案，一柄劍自身後沒入胸口，穿透、拔出。腥紅液體墜於地面、成片灑落。他跌坐在地，凝視著身後處刑者的倒影，在全然的寂靜中大笑起來，恍惚中卻清醒。

他為除魔而生、因入魔而死。
是夢？不是夢？未來？還是現實？

熊熊燃起的火焰燒毀了日記，焚化他的恨、他的愛，和他那些不為人知、單純強烈且灼人的欲求與願望。然後抬起頭，帶著猙獰笑容瞪視虛空的無盡彼方。

——嘿、看著『我』啊！

水楊驚恐睜眼。

燭光躍動，仍是夜。
室友的打呼聲和喃喃夢話將他拉回現實。半掩的紙窗外依稀可見輕柔月光，庭院裡蟲嘶高歌。他側過頭，像要確認枕頭套上的歪斜墨跡是否還在，伸手輕觸撫摸，一會兒後，又像是自嘲的笑了一下，隨即鑽回被窩。

※

水楊覺得他也不是自願把作夢這種原應美妙的事兒搞得如此血腥。

是因為沒有給小獾工資嗎？

因為睡眠不足，一大早便抱著枕頭悶悶不樂。
小聲嘟囔著『請獾獸大人振作點啊』的嘮叨，想起自從進入厄除機關工作後，這傢伙反而越來越沒用的事實，不禁感到有些沮喪，近來就連夢境都有逐漸升級、越見嚇人的趨勢。

可是對小獾來說工資不就是那些夢、那些夢不就是最好的食糧？
……難道吃太多反胃了嗎，怎麼辦啊是不是應該看個醫生。

「萬萬沒想到你自己帶的小枕頭上還有隻手繪獏啊。」

克里特的聲音從背後傳來，讓水楊嚇了一跳。

「好、好獏吃惡夢啦你不懂！還有拜託不要老是從背後嚇人好嗎？！」

「我覺得你的反應比較嚇人……」

——說什麼啊，這是不可抗力好嗎。

水楊不甘心地踢著腳。

夢中持劍的處刑者和克里特簡直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水楊記得他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自己其實慌得差點說不出話。

他看著克里特的臉，想起了夢中從背後穿透身軀的利刃。

如果在現實中遇到夢裡出現無數次的人，是否代表這可能是一個預知夢，『我』是我？

那天，他帶著疑懼拍開克里特伸出來象徵著友好的手，刁難似的兇惡和冷淡，不願像夢裡一樣傷人、受傷，或帶著悔恨被眼前之人賜予死亡，甚至無法超生，只是日復一日重複悲傷循環。

然而他們一起出了那次任務的最後，克里特握住他的手，沒有敵意、沒有懷疑，沒有過問那莫名其妙針對態度的由來，眼神始終堅定。

『我們是夥伴啊。』那個人毫不猶豫地說。

那刻，水楊才開始覺得，自己是不是可以把夢當成一輩子都擺脫不了的單純玩笑。

儘管長年累積的不安，並沒有因為夥伴當時說的話而輕易消散，
只是，不可思議的情緒衝上鼻尖，隨即消失在眼頭。

「那、明天出任務，還要我把你叫醒嗎？」

「哈哈，可惡，總覺得有點不爽，但還是拜託囉。」

※

隔天，水楊真的被克里特的巴掌準時伺候。

他伸手搓揉臉頰、表情悲慘，覺得自己都還沒從夢境的疲憊中醒來。直到克里特冷淡提醒，才想起那個疑似有豬妖變為南島美女娼婦的謠傳，任務需要他們去調查實情。想到有美女可看還能去吉原參觀，水楊這才心甘情願起床盥洗，畢竟這可是他第一次踏進那叫人興奮的溫柔鄉呢，怎能因為一點小夢壞了人生大事呢！

他們步入吉原巷道。一路上克里特謹慎戒備地分析著執行任務的環節，對這位厄除夥伴來說每次工作都很重要，但那些話水楊並不是很用心在聽。水楊只是想著現實都不如夢境駭人，在夢裡，他只能孤身不斷撕裂那些張牙舞爪威嚇著世界的妖物異形，而現實的溫軟讓他沉醉。

怪異並不恐怖唷！像是數月前遇到的雨降小僧……那個沒什麼實質危害、甚至可說是能在關鍵時刻帶來雨水的有益妖怪，那雙濃黑的大眼，以及對珍惜之物在意得不得了的眼神實在逗趣，令他想起來便忍不住竊笑。

就是嘛，有甚麼可怕的。

水楊甚至輕浮地幻想著南島美女的長相，一邊故作風流朝遊女們拋媚眼。

再往深處走，是更狹小的巷弄。

老舊木造建築頹廢破敗，風過時帶起的吱嘎聲響，讓人以為自己誤入竹林聚陰之地。腳底碎石摩擦，未通風的環境因夏季高溫加重了脂粉汗臭，暗處角落的霉點帶著黑，斑駁錯落的紋路如活物，趁隙滲入內心，亂人思緒，一如夢境。

夢有所謂的含意存在嗎。

水楊想著自己的人生尚屬平凡，至少跟其他人相比可沒有算得上大風大浪的過去。若說夢能夠借由一個人的經歷反映現實或未來，他又怎會自小做著如此帶有強大負面情緒及黑暗、又悲傷得彷彿要吞噬一切的夢呢？有時候，他甚至覺得那裡才是現實，會不會有一天他再也無法從夢中醒來。

前方忽然閃過一名女人閃躲的可疑身影。「別跑！」克里特嚷著，拔腿就追出去。而水楊兀自恍神。

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來不及跟上克里特的腳步，也不知道自己透過女人落下的木屐與儲金通帳能進行多麼像樣的推理，巷口，格子窗裡遊女們竊竊的嗤笑聲又是為何而起？

意識逐漸清明的時候，水楊依稀聽清了巷內傳出的低啞喘息。敞身上前，光線幾乎無法穿透的黑暗裡，那錯亂交纏、彷彿捕獵儀式的一對身影攫住了他的目光。即便看不清長相，那令人下意識羞怯的畫面還是強勢沸騰了他的血液。

微弱晨光隨著時間流逝進一步侵入暗巷，水楊忍不住睜大眼靠得更近一些，甚至都不去考慮此舉是否過於大膽。靠近外側的男人像是忽然感應到他人的存在而抬起頭，水楊這才辨出那是一張帶有異國風采的臉孔。

異國男子深邃的雙眼壓迫著水楊，將他釘在原地無法動彈，緊張引起的耳鳴導致他沒能聽清男子脫口而出的外語，直到對方緩步走來，將異常炙熱的左手緩緩靠向他的眼瞼，距離近得幾乎接觸到肌膚。

是人？是怪？

異國男子擅自試探他的靈魂內側，精神領域被入侵令人不適，下腹反射性排拒騷動，而水楊竟完全不能抵抗，一連串質問在內心潰堤咆哮，不知來自何方去往何處。

你想做什麼——

你在看什麼在想什麼——

能靠近嗎能碰觸到嗎——

你能理解嗎討厭嗎會在深紅暗紅墮落的黑暗中找到嗎——

你也在哭泣 啊啊啊啊啊啊——

。

噪音戛然而止。

耳鳴也消失了。水楊從摒住的呼吸中解放，混亂雜音的迸發與結束像斷續的廣播，摀住耳朵也不能阻止滲透，可它們終究平息了，那短暫的瞬間就像他每一日從夢中醒來，然後眨眼。

異國男子又說了些話，水楊兀自驚魂未定，卻仍強迫自己振作精神，試圖聽清對方所言。

「……夜不成寐吧？」

是啊。他想。

「你似乎被那個多餘的意識蠶食著，」男子的話語不曾間斷，手腕上的壇木珠串綴著的深紅流蘇被微涼的晨風帶起，搔弄著水楊的臉頰。「他不該逾越由你所支配的領域，即便你們都是真實的存在。」

——？

夢境的含意為何。

——真實的，存在？

或是並沒有所謂意義。

——『我』嗎？『我』不是我？儘管未曾想過，但若這嶄新的可能性才是真實……？
但他依然覺得循環往復的殘忍世界裡還有些其他東西，熟悉的、溫柔的，教人眷戀。

——這是什麼意思怎麼可能有可能嗎不這是說得通的我未曾告訴任何人並且不會有人在此時刻撒謊如果你的話語便是現實而夢境並非我的經歷我的恐懼我微小的不信任與害怕和無謂的自我意識所構成那麼是否代表有什麼是我能做能碰觸能理解跨越……？！

而後胸中一片豁然開朗的清明，帶著疼痛。

※

在太陽完全升起前，克里特已安置好目標歸來、並驅離看似對水楊產生威脅的對象。

任務結束的歸途中，水楊不禁想，那名神祕的男子究竟在自己的靈魂深處看到了什麼呢？究竟看到了什麼，才能說出那些話？

此次遭遇讓水楊在震驚之餘，腦海也浮現如此疑問。

悄聲的、幾乎聽不見的。
有什麼在他心底萌芽。

下一次又作夢的話，夢境會不會有所改變？
還有沒有機會，再遇到那名眼神透露些許痛苦掙扎卻又極力隱藏其他渴望的男子。

「喂，沒事吧。」
「嗯？我能有什麼事啊，真是……」
面對夥伴的關心，水楊淡淡轉移了話題，問起南島美女的下落。

將陽光也照射不到、隱藏在吉原深處的朽敗之物拋於身後，最後兩人是怎麼回去宿舍的、水楊讓自己的夥伴多麼擔心，他們一路上不再說半句話，甚至是克里特拿出自己珍藏的小獏枕分享給他，都是另外的故事了。

／作夢之人
